

中原官话的传播与晋方言的退缩

明海大学 刘勋宁

一、一个故事

“𪎭”现在叫“炒面”，顾名思义是“炒的面粉”。恰恰错了，古代的“𪎭”不是炒的面粉，而是炒的米、麦磨成的粉。炒过面粉的人就会知道，受热的面粉会返潮，是很难搅拌的，需要消耗不少油在里面才能炒。（最近兴起了炒面条，此“炒面”不是那“炒面”）清涧的“𪎭”有两点值得注意：一是作法。清涧用粘性米炒熟磨成粉，如果炒粘性米是典型作法的话，可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。清涧也有用面粉炒成的，但不叫“𪎭”而叫“茶面”。我小时候最喜欢喝的就是牛油茶——放入牛油炒的面粉。“茶面”和“𪎭”的吃法完全两样：茶面是冲汤喝的，𪎭是拌成块吃的，吃法很像藏族的糌粑。二是发音。清涧话区别止摄之外的照二开口和照三开口，“炒”是二等字，不卷舌，相当于北京话的 cao，“𪎭”是二等字，卷舌，相当于北京话的 chao。当地人说：我们很多字读错了（指卷舌念成不卷舌），唯有“𪎭”念对了。其实是北京话把二者混为一谈，陕西话保留着古代音韵的区别。北京人以不知为知，陕西人反以知为不知，哀哉！许多人以为中原官话混淆卷舌非卷舌，其实中原官话也是分别的，只是分的路子与北京话不同而已。

[“𪎭”古代也叫“糗”。《集韵》上声小韵齿绍切：“𪎭，糗也。”又上声有韵去久切：“糗，〈说文〉：熬米麦也。”《书·费誓》：“峙乃糗粮。”疏：“郑玄云：糗，捣熬谷也。谓熬米麦使熟，又捣之以为粉也。”制作方法是清楚的。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·飧饭》：“作粳米糗糯法：取粳米汰洒作饭，曝令燥，捣细磨，粗细作两种折。”《本草纲目拾遗》：“河东人以麦为之，北人以粟为之，东人以粳米为之，炒干饭磨成也。”《齐民要术》里还有“作酸枣𪎭法”“作杏李𪎭法”“作奈𪎭法”“作林檎𪎭法”，都是将果肉晒干磨粉，与“炒”无干。（参见《中古饮食文化的变迁》，王利华著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。）]

陕西民俗与方言本字，刘勋宁，『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』
1-9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

二、一个误会

丁邦新先生的新著《一百年前的苏州话》中有这么一段（25 页）：

（三）声母：文言读舌根音，白话读舌面音

例字	文言	白话	例字	文言	白话
龟鬼贵	kue	tɕü	柜	gue	dzü

这一组字为数不多，都是止摄合口三等的字。其他吴语方言还有“亏跪”等字。张琨(1992)早就注意到这些字的特殊性，他认为所以会有两读是因为中古韵母经过一个[*wi / *ju]的调换。(丁注：“调换”就是“换位”(metathesis)。)因为有好几个字都有这个现象，不是单例，能不能用换位来解释是一个问题。张琨指出除掉吴语以外，还有徽州方言、山西方言和闽北若干方言都有类似的现象。吴语中没有两读的止摄合口三等的见系字都读舌根音(钱乃荣 1992: 316-318)。可见白话音的舌面音读法是从另一个方言借进苏州话的，这个方言显然不会是北方话，究竟是什么方言，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。

“这个方言显然不会是北方话”。如果把“北方话”理解为一般方言学上说的大北方话，则是不合适的——因为中原官话属于北方；如果是像本文作者 1995 所主张的，把它看作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“北方官话”而不是整个北方，则恰巧是一个合适的判断。

我曾在 1995 的文章中说过“中原官话是老官话、北方官话是新官话”。如果说北方官话之前全国的趋向中心是中原官话，中原官话会给全国方言施加压力。那我们就不难理解“支微入鱼”为什么会在全国有这么普及的范围。

从西北的晋陕甘到东南的吴语，就地理分布来说，是十分广大的。王文已经指出，吴语、闽语、江淮官话、徽语和老湘语都有“支微入鱼”现象；王文还补充了西南官话的成都话和赣语的萍乡话的例子。就此看来，“支微入鱼”几乎遍及汉语各大方言，我们无法认为这只是一种偏居一隅的方言现象。更合适的看法是，这是以中原官话为标准语的古代汉语中曾经存在过的一个语音层次，曾经影响了很多方言的读音，只是在后来的汉语标准语由中原官话向北方官话转移中逐渐消退了。

一個中原官話中曾經存在過的語音層次，刘勋宁，
《語文研究》1期 49-52頁 2005年

三、晋语区的地形

拿一张带有等高线的地图，勾出晋语的边线，就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实：晋语正好在 500 米以上的台地上。东一半的山西境内纵贯着太行山、吕梁山，是有名的“地无十里平，出门就爬坡”地貌。只有汾河下游是一谷地，恰恰这一谷地属于中原官话。西一半的陕北是所谓黄土高原，事实上除了极少数破碎的原面以外，到处是沟壑。除了蜿蜒沟底的路面，几乎看不到平地。“层层梯田”是没法子的事。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语言的保守，是可以想见的。

离开山区，东出太行是华北平原，南出中条山是河南平原，西下渭北高地是八百里秦川，就到了官话区。如果这是一个地理沙盘，我们倒一杯水去覆盖平原，露出水面的正是晋语区，而被水覆没的则是官话。官话像水一样要向山上浸润，晋语的边缘要向官话崩塌。但是，山川阻隔，晋语也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留下去。所以，要给晋语定性的话，一言以蔽之，晋语是北方话里的山里话。

再論漢語北方話的分区 中国語文 6期 447-454頁 1995年

晋语和汾河片中原官话的相同点以往研究也有所提及。王福堂(2005: 100)“山西西南部晋南方言具有晋语的大部分重要特点,某些特点的出现还极为典型……”。沈明(2009)提到白读层的三个共同点:1)“荏柴锄窗”即古崇母、船母平声字多读擦音[s/ʃ];2)“废费飞肥、脆岁嘴醉”即蟹、止合口三等的韵母为[iy];3)“借≠介|姐≠解|爷≠崖”,即假开三精组白读和蟹开二见系今韵母不同。也说明晋语吕梁片(及相邻的并州片)和中原官话汾河片有共同之处。白静茹(2009: 114—115)指出,晋语吕梁片隰县小片和中原官话汾河片共享一些语音特点,如:古全浊声母的演变、假摄开口三等麻韵的读音、古次浊入声的演变等,认为该小片是“晋语与中原官话的过渡地带”。

王洪君(1992)侧重于考察晋语(并州片)和汾河片中原官话的不同。她认为:“在山西白读层的几个次类型中,晋南方音与宋西北方音最接近,晋中方音则差别较大。晋中方音至少有4点与宋西北方音不合:1)曾开三(白)=梗开三(白);2)宕≠果;3)保留入声塞尾;4)全浊声母清化后一律不送气。因此,宋西北方音不能作为山西白读层的共同出发点。由于晋南、晋中、吕梁白读音的分歧,其共同出发点在许多方面比宋西北、甚至唐西北方音更古老。”

3.2 山西其他晋语和汾河片中原官话的表现

晋语并州片、五台片忻州5点和汾河片中原官话,曾梗舒声韵也分文白读:白读并州片、五台片忻州5点多属于A类,汾河片中原官话则属于B类和C类。大包片和上党片不分文白读,都属于D类。

D类蟹止、曾梗、宕江、假三等分别自成韵类,应当是最早的类型。

吕梁片晋语的过渡性特征,沈明、秋谷裕幸,

《中国语文》2018年第4期422页-434页